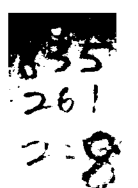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後山文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山文集選序

自一祖三宗之說出。後山詩幾直接老杜。於是馮定遠大以爲未然。而漁洋亦不之許。此山左與江右爭宗派也。然諸家但論其詩。初未及其文。且八家之文。宋人居其六。魯直且不能與三蘇競名。矧後山邪。於是後山之文。乃爲詩所掩。且並爲歐蘇曾王所掩矣。平心而論。張晁及淮海之文。筋骨呈露。氣調英拔。後山則沈邃簡重。步武一本前人。發言高貴。品概見諸言表。於文忠之門。尙不欲款附。矧章子厚之陰害矯諂。欲以僞謙羅致之。宜後山之儼然高舉也。文多說理之作。而結構精嚴處。亦時時變其跬步。顧爲文不多。菁華或盡於是。間有遺落之處。則老眼迷離。幸高明諒之。辛酉冬

閩縣林紓識

後山文集選錄目



後山文集選

上蘇公書

師道啟。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爲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爲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方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遺世絕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爲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爲戒。以富貴爲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公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間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

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眞不負耶未疾徧廢。不害爲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嘗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閤下以爲何如。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復欲伸理前所舉刺文廣獄事。閤之未以爲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前爲潁州。言之可也。今爲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爲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爲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呫呫者以爲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效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愼。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說理之文以嚴重出之千迴百轉必欲達其所見自是苦心經營之作

答李端叔書

師道啟。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盎鑪舐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怪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殆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才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爲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嘗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爲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君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恍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如後所稱。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爲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臘者爲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嚜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愍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師道再拜。

師道於詩重山谷於文禮南豐似於東坡詩文皆不之近其云不敢齒四士非謙詞也隱示其異趣耳行文能用繞筆氣概亦極端重

與少游書

師道啟。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尙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某再拜。

此書卻章子厚也方少游爲之介紹時子厚之奸未露而後山乃以婉詞峻拒之拈一禮字自坊寥寥數行中彌見高節

答張文潛書

師道啟。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貺以友。卒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別。欲一致問。因以自效。方

事之不聞。竟後足下。大以爲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夫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爲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書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效而迹未接竊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人自毀矣僕以小人之懷爲君子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爲業。舍仕則技窮矣。故僕之於仕。如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手足亂矣。世徒見其忍而不發。遂以爲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瘰俠於頸領。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胸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於下體者。十年矣。志強而形憊。年未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內公爲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滌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臥。聞之起立。尚可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鼎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薰之耶。豈意有逃世而加

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聃家於瀨鄉。莊周老於家。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嗜利。未嘗厭其欲也。譙郝氏多書稱號外府太淸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盡心焉。春益暄。惟為道重愼。師道再拜。

師道抱道而處不尙聲華此書防至者無因則受謗亦易孤介之槪凜然紙上其云染指羊鼎亦聊以解嘲非眞欲仕也蓋文中自敍病狀于宦情已絕矣在宋人中足稱殊特之士

答晁深之書

師道啟。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甚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愼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以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刳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縶之則奔。近之則踶。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

成。少身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於內。容色挑於外。得之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撓之。則濁。牛馬汙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內。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爲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氣蕭而語壯紆徐其步武而必達其指要似摹韓文

答秦覯書

師道啟。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爲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爲報。惟媿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於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以見及。敢不略陳其愚。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稾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

（一作譯）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疏。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詩（缺一字）僕從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欲僕受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師道再拜。

文傾心山谷其論山谷之詩雅切適如其分

上曾樞密書

日月具官陳某。西向再拜。獻書於大尉六丈閤下。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於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罪。則亦不敢。（一本云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畏罪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某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有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豈

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請。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一本作難發 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一本大可不須計此 某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邱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丁四萬人。今軍衞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川縣。殺吏民。私貨財。掠一作略 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變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思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一本云皆慶之潰卒也 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某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刼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枝梧。至出衞軍。用遂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某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出山東。一本云游騎出至山東 齊有外鎮。日暮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水。既旦。視谿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

而坐之。卒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顧者數千十一作人。斬木爲兵。出屯鎭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捍。旦暮餉山東。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莫彭何異。而謂平世異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某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某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尙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來一作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淸其野外。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淸則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强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罷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豈能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痛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某居東

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一本云虜必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某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一本云平常緩急請報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蕞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否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

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何欲爲覆乎。今使諸道盡

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某之憂。則又甚矣。范文子曰。苟非聖人。誰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恇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言。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河山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意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某再拜。

是篇專論還戍之便防及期不代士卒生心語語愷切動聽所云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尤爲千古名言此篇爲南豐與書中第一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

之。錄爲二卷。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愼之。

陸羽爲人稱茶博士賜之以錢隱君之聲價埽地矣文謂不務本而趨末故是至言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紱。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天下之美。則於富貴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

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家。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旣敍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後。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元豐四年。七月五日。

文之立意不外福慧不能雙修而已偏拈出一箇達字一箇傳字謂能達且傳卽爲其人之福復說到得官而失所傳則窮而傳者爲福達而不傳者爲非福不是爲平甫言蓋自方也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蘇眉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豐禮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臥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子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

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晉唐之遺人。流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守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常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得。牧之之智。不若少游之拙也。子以倍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之行也。如余之意。莫宜於世。乃當守邱墓。保里田。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成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秦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文中口吻似淮海自信可及少游而後山終以爲不忘杜牧故雖極口許之而仍屬望以功名至其自方則眞款段之馬少游矣後山終始不變其節於人少所許可眞可謂有宋一代

之畸人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爲今學。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客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夫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遊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旣出遊於世。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至忘齒屈勢。與之交好。譽聞甚偉。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別。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斲。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甚矣德之盛也。士志於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始於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國。行至於民則盡矣。故爲道必始於身。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爲師。行以古爲則。雖然。因人而言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爲明。謂之已矣。言者自言也。行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日焉。升高升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爲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僞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

僞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爲法之始於學於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爲道始於身爲善始於法大有柄握之言其下分析道理頗入精微後山之文端重疑遠似非文潛輩所及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窗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古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

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卻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愼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潁川教授臣陳師道謹序。

仁宗命辟序其後者宜多諛詞乃頌不忘規懼小人因書以進似一眼已燭及蔡元長之媚徽宗文嚴正確爲君子之言

寇參軍集序

大父驪鐵府君。外大父潁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父之間。而輩先君。而君卒。二氏之子弟。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吳唐蜀閩兩越之紙。端溪歙穴之硯。鼠鬚栗尾狸毫兔穎之筆。所謂文房四物。出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產。急士之窮。輕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千百韻。衣冠在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復愛。非如世之詩生窶士牽課臨仿。吻頰鳴悲。歲鍛月煉者也。昔魏晉之士。當嫌疑之際。能慕名著節。而身在位。既不得去。又

不可死。於是有託。以逃其生。別離羇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之事。有託以快其心。私怪季氏。無一於此。仕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時則輕。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腎胃。如與世士。出音作新詩。多而闢捷。以角一時之名者。與之久則渙然解超然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遺意而遺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既歿。家無留藏。其子某索於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而第次之。以請於余。余勤其成。而尙其志也。爲之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元弼名其仕。爲許州司理參軍。元符二年八月癸巳。居士陳師道序。

寫元弼作詩之態況則用傍襯之筆以高其才至寫其身分又先用兩襯之筆以表明其高尙之志觸結語非嗜味而嗜醉非遺意而遺事則元弼之嗜詩酒皆有託而逃措語既奇製局亦異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爲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涉行數百里。夾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

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修田麗華之觀。頹垣敝廬。蕀荊沮洳。無池臺苑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顚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職官。身雜徒吏。下爭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內。市井之中。瓮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爲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爲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爲人之妾婦。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爲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爲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爲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

才爲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待萬物而後才一語奇絕質言之不過因物而託興耳文推進一層言無待於外而自有其胸中之奇故雖抒寫澶州一段荒落之景而顏氏若無概於心及其吐發爲詩竟有許多邱壑其上加如在兩字正以見其胸中之自有奇境不借於外物而發後段結以怨字蓋謂顏君不應官此荒寒之澶州在法宜怨而能衷之以義始爲有德之君子又繞到物字以應開首不取助於物之意格律極嚴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於蘇而宦學於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川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昧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相亂而雨霜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懷願昔人之風聲而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湖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於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傳於後者

多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效其忠。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後世士大夫之所爲思也。公爲刺史。知民之嗇於水。築塘浚井。利至今存。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爲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於書。行見於史。故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忘。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爲之記。不知余文使人思之如兩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處處點綴思字無一同者讀之可悟造句之法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又有義焉。仁始於身。內有以使同其樂於天。外有以使同其好於人。故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服。以效其用。賓射燕饗。以廣其意。故能羣天下而世守焉。錢塘關氏。於其居之右地。積土爲坂。伐石爲壇。而藝以藥。坂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右木。斷而不斵。命其坂曰藥坂。壇曰芝壇。井曰丹井。左曰巢亭。右曰節亭。自是關氏之父兄子弟。仕

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賓。間從其遊。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關氏爲吳大家。世有彥士。其官於朝者三人。仕於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貪者。將剝石以買玉。竭井以市丹砂。關氏盛衰。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關氏之良彥瞻來京師。以告其僚友游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爲賦之。而屬余爲之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記。

此文無甚關係然屏斥方士其言自正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於樂。祭龍於社。祭棄於稷。祭臯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顏。及今元豐。繼以鄒孟。與其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丞相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爲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人始興於學。而仕者衆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

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衢六達之郊。南北之亢頸也。南守則畧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爲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常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幷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特氣尙力。易爲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於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爲詩。以侈後觀。其詞曰。

獲(一作洙)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爲俗。雄桀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兩公。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僂而趨。有殿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鼓于于。成則有毀。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徐州古用武之地。文言與學。而忽敍徐民之武健。徐地之形勝。號稱恃氣尙力。乃一語折入可撫而教。有千鈞之力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其貸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間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鬥。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者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元祐七年八月三日。

恐服盡之忘作亭以致其思立論甚正忽於其下增出為材為薪至於發藏則似失體

彭城縣令石記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爲令。令三考。用舉者爲京官。京官滿三歲爲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爲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縣故爲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蹟可紀。今選士爲令。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綱目疎闊。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冤。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畧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於石。凡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爲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爲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城。國亡而爲邑。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邱焉。禹貢所謂陶邱。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邱。圖記所謂南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爲天子。尊其父恭王爲皇帝。僭陵廟如祖宗。周圻而城。以爲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邱相屬。六國魏王之墓

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尙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邱再成爲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地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幽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亂。田里壯少。棄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屨。強悍喜攻刼。佩刀引強。指人之臧以爲費。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市無虛日。號曹濮爲盜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文書。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門館。賓不勞贈。吏無燕賜。號爲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屢空。吏始於其間。輿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賓。與閭巷之士。而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諸侯居。而連簷曲室。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閣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爲是州。不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稼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爲披雲之樓。而地之宜與

登望之樂。棟宇之制。爲一州之勝。而其費蓋不及民也。夫人不可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大勞也。勞逸相濟。而後身安而事治。禮曰。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矚望。昔呂不韋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爲月紀。則居高曠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爲治。蓋亦其一焉。臺池苑囿。燕射畋漁。雖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爲也。今失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媿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平。歲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常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慎到穰侯甯武子。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也。其功譽富貴文學辨議。皆驚世而絕俗。而今日之風霜荊棘狐貉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治。聲烈赫然。而通川廣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慷慨而興起。蓋可採而賦。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爲之記。紹聖四年十一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其始用考據爲文頗患臃腫後插入新樓之故第一著曰費不及民措語甚莊再則曰不勤其事而受其養則有媿郭侯固無媿者也蓋謂斯樓唯郭公得有之收處敘樓外之景物自是應有之義文極激盪有氣勢

是是亭記

劉子佐亘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權與時而忘之也。以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遇寧訕無諂。以病劉子。晁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爲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爲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爭諸。常與子問津於無可無不可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又爲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子將稱其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爲得矣。而曾不思默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爲諂。非其所是則爲訕。是非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晁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某。(一本云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爲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爲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身苦思。既嗣其世。向善讎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洮濬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

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聾瞽之不知。黑白之不分。士之所棄。而盡言以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仁也。進則見於事。退則見於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紹聖四年二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劉子但是所是不非其所非和光同塵之言也後山駁之客言寧訕無諂激濁揚清之言也後山又駁之晁子之言卽莊生彼是兩忘之言後山再駁之三人之言均有弊病則文近於無可轉旋之地忽引出劉之父祖皆以直稱見得劉子之沈潛摧折立此是是之亭用瞽耳目未嘗非得盡言招過句還他不非人之所非意爲之曲諒最後以智仁二字爲之折衷純乎儒者之言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宮。其地爲彭城之西鄉。皆曰白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曰唐高宗遺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爲老氏築宮。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爲妄。其泉與鄉。蓋因觀而名也。慶曆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異。嘉祐中。農者趙眞病

死。夢御鶴適野。覗下如江湖。傑木行列。蛇厲守之。旣庋。控東山而下。乃泗上定雲山也。寤而愈。以爲老氏之辭。蓋其有以報焉。道士劉歸眞。與其徒李道亨。又協衆而繼之。以成。其名以石。而屬余凡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可已乎。夫老釋氏之教。並行於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爲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委。其所異者。因於俗也。至其隆替繫於世。世之好惡。則繫其習。豈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乎。昔莊周子休。謂諸子闕老墨。惠與已之道。同出於六經。而老莊各自爲家。蓋子休學於田生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而列禦寇庚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成書。至漢兩劉校中書。爲七略。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禳四起。昭昭不誣。而非余所能知也。蓋自聃休而後。士不明於理。而術益工。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一士獨能有成。豈不良哉。雖然。余有私焉。劉行數千里。受天師之籙於龍虎山。未及行莊。猶有待也。今老矣。盡輟其已能。而勤其未能乎。李方壯。可任以事。而嗣其志也。如是其有不與者乎。元符元年九月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此文本不屬意姑如其請爲之言外均有不足之意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剌守金州。政平歲豐。士民康樂。迺作亭於北城之上。以望牛山。而臨漢水。以樂府僚。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之亭。又使其客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上游。廬舍弊陋。市肆落莫。名雖爲州。實不如秦楚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縣流遷折。觸石破舟。回洑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修林叢竹。悍蛇驚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乘間行毒。鄰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擁掩蔭鬱。日月隱蔽。夜長晝短。暄寒無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疎河潤。地氣發泄。人多病腳。廢邱故宮。頹城敗家。達於四境。狐鳴鳥聲。日夜間作。使人悵然懷歸。淒然發歎。揮然出涙。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忘意舒徐。氣血和平。遽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夫去墳墓。背田廬祖宗。因友舊從戍於異域。故雖君子無厭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去。念歲月之永。而憂不可極。作爲斯亭。與人同樂。以居而忘懷。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生。古之政也。師道敢不承君之命。

極意摹柳州而不及柳州者柳州寫景物不著力而自進於古後山正坐太著力耳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夫策義可以進取。儒者用仁。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前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也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兔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

爭也。此其所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爲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旣不足於取。而天下旣定。因時便事。使爲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爲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爲節。儀以爲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爲而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伯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矣。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而已矣。其不逮於五伯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爲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語頗微細

商君論

士之爲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爲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

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爲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爲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損國去位。與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況具之耶。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舍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售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郊。

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主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善用矣。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輿在鄒。子休在楚。不爲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斥商君爲屠者確切不磨其下持論雖正脈絡少緩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徽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諫議大夫。大父說。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兩妻姚氏。大常少卿迪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卒。熙寧五年。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人。以行藝爲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季皆早死。處士亦疾廢。而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忘寒暑寢食。博聞強記。而疾既病。屏事絕客。讀老釋氏書。窮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矣。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既卒。子章始生。姚夫人年尙富。以禮自誓。志成其子。元祐二年。仕爲鄆州司戶

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於是兄子淸。亦旣仕矣。能世其業。繼其聲。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葬不及銘。明年閏月。祔夫人之喪。乃來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嗇其位。謂天不祿亦旣有子。歸安其居。千歲之始。

樸而潔

李夫人墓銘

夫人連昌人。李姓。溧水尉贈特進之子。大理丞知康州黃庶之妻。集賢校理佐著作庭堅之母也。初特進賢其子。不妄與人。久之以歸康州。佐大臣幕府。持議不撓。大臣外敬內懷。以故官不達。夫人安之。以相焉。康州卒。子稚而貧矣。夫人以喪還葬豫章。遣子就學。或勸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未嘗不貧。何用利。其後校理佐於朝。名人偉士傾下之。然亦以是致毀者。校理謝不謹。爲夫人憂。夫人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夫人始封壽光。校理辭所拜官。進封安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於東都。五男。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也。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璧也。於是大臨爲梁縣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度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之墓。在分寧之臺平實雙井。梁縣與其羣弟。使來言曰。先實知子。子其銘以壽吾先。師道學於

校理。貴不自食。又客焉。知其私爲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之特進之子。康州之妻。善於其身。內外具宜。翁姑如親。夫夫婦婦。盡監其子。則知其母。孰汝五子。雍雍如一。敬而不怠。以有其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長。覆護其短。內仁族姻。外事賓客。哭有餘哀。室無遺帛。孰不貴富。以亡爲存。孰不老壽。以死爲生。死而不腐。何有於文。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銘近南豐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毅慈明。爲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於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缺二字）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尙書禮部侍郞。諱羽。爲太宗眞宗三司使。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瓘。見徵致大功昭南邦。以吏部侍郞。歸老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臣之數。別爲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一人。君乃第十子也。諱紹。字奉之。任爲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捕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旬當合流鎭。歲大飢。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估。而後聞。傍近賴之。通判絳州事。新廟學。具師徒。

士故沈浮俗間。撤縣論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以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令樂用朱桑。人始病之。久而徵矣。不給其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名。求者旣至。摹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更數守訟不決。君行而還之。君孝友愼和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君亦不自告也。紹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榮二國夫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衞大將軍忠告之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二女。嫁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銘臣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異也。旣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婿曰。其陳氏乎。否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其婿曰。盍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汝來。及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

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繼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鏈爲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敍事歷落有致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郎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為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於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衍。紹聖三年十月幾日。葬於白鶴鄉立德里之故塋。衍有文行。力貧以葬大父而下幾喪。鄉里旣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為濮州參軍。買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其為河東從事。佐經略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界之。遣使臨議。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為動。於是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競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贈而後使刑。君獨不可。使武吏明怒。僚吏卻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為自計耳。於公何有。又死非某之能也。使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鬥而傷。決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寃。而君疑之。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於監司。怒有惡語。君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為具獄。復得其實。是夕罷歸。兩騎及門。墜乃死。驗其鄰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寃而承。人思之至今。衍常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吾故官也。其監圍柏鎮。軍與運夫過其郭。突門刼庫。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利器。懷重寶。何所乎。衆論稍去。遂定。君生十年而喪父。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

孝蓋天資也。家產萬金。委羣弟不問所在。後爭分。君又多予之。有難之者。君不答。召衍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君以不欺爲心。亦不以告人。問其說。曰。不自欺耳。而人信之。徐守見而賢之。數薦宰相。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以事竇氏爲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銘曰。

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價不出入。亦古之曾。凡君之行。出於不欺。邑人之傳。我則著之。

此文拗曲幾於不可竟讀。由其一意摹古。鉤深縋險。用省筆縮其步武。上下若不相接續。似學南華。南華一氣滾瀉而下。而逐步抽換。呑咽亦幾於不可句讀。然細意尋繹之。自見後山功力焉能及此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既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十六日。合於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於隧。以明年之三月。師道既與爲禮。遂畧其詞曰。劉氏之先。自咸陽而東。留彭城。其後有防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順。知人衰旺休咎。子孫數十。謂夫人與其女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郎。而鄭丞秘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母。視諸子如生。接微如上。君爲濮獄掾。里豪有獄。因乳醫獻大珠數萬。夫人不取。遂絕醫。君強直。數事忤上官。夫

人諫曰。子以祿爲養。其以行直負。君文債以祿。夫人不以爲難。君卒而家散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客之賢不肖以喜憂。曰爾父嘗謂保身如保器。但虞傷缺。爾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年秋。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酉卒年六十六。其歛與歸費出石氏。其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衎也。來學。故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衎也。有學方興。與其善也。身立名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遠也。

簡約有致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飢。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粟而賜以官。君於是爲州助教。其先累富。父齊爲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否。惟所欲。有來以饋。使自驗而一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爲也。及疾。屬其子於母兄以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劵。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滁謀於其宗。自

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別葬於大彭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葬。宗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同吾且專之。而況有助乎。余由是與之游。始葬。欲余銘而不敢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爲也。遂焚之。念感思曠之車之事。乃書以敍之。使陳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揭於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爲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爲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書。顯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燁燁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豈不悖哉。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此文厥昌黎實陰學昌黎

先君事狀

先君諱某。字實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諱承敏。妣李氏。王考諱宗旦。贈工部尙書。妣董氏。仙游縣君。考諱洎。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游縣太君。慶歷元年。以外舅潁公。任爲太廟齋郎。歷徐州之師。開封府之雍邱主簿。以父憂去。復爲雍邱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以母憂去。復爲冀州觀

察支使。治平二年。遷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神宗卽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金州。以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待次於雍邱。熙寧九年四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選人。用薦者五人爲京官。先君罷雍邱。舉者十有七人。仁宗怪其多也。於是潁公爲樞密使。務伸寒士。抑勢家。乃報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者免。乃謝冀州支使。吏部奏帖。而舉者還故官。英宗卽位。始正京官。君子以爲有命。先君罷汧陽。人有薦君於宰相。荊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曰。固知君不辦此善事。呂嘉問其進久矣。先君善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涕不食。葬其三世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橐中裝直數百萬。盡以與其弟。仲弟悖悍。語每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又訟於有司。巧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其子。君徙家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產。君至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里收其孥以歸老。君爲人仁而敬愼。意廓如也。曰。行而畏人知者。吾不爲也。常笞吏。肉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廉儉。以利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使視無木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爲汧陽。承乏秦中。于闐入。在幕府。檄君閱其貢寶。還過縣。見君視之。曰。官人在秦州。謝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既罷汧陽。鳳翔人范長

史請間。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爲州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汧陽。人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義而畏人耶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自得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邱最久思最深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治。市人歌之。先君爲雍邱主簿。上奏曰。雍邱尉氏六縣。凡田百畝。賦薪以束。束爲錢二十文。爲粟三升始縣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居廢地。伐薪以錢輸。遂以爲長久之計。牧馬於其地。馬入乃與民。其後馬人焚其草以肥地。而賦入如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今陛下哀畿內之民。困於厚斂。捐其租十之三。而無名之賦自如。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咈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先君在雍邱。都巡檢使嚴酷。有人告其軍變。先君行令事。詔語尉曰。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靜亂乃助之也聞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云計必遮留敎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擒矣。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諭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毋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糴。商車合而錢竭。故嘗閉糴。居者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不行。官費數倍。君盡入之。自爲券以質。如期而

儐。公私便之。娶龐氏。潁莊敏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前下邳主簿。師道潁川教授。二女。淑嫁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以元祐七年五月。葬於彭城縣白鶴鄉呂梱村。

文頗拗折難讀然須觀其用心洗細與衆不苟同處自與張晁諸人別也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龐姓。鄆城武人。曾考文進。妣陳氏。王考格。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追爵三世。皆贈三師兩令。秦魏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章兩省事。昭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良否。百職具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謚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宦徐。潁公與曲阜孔道輔。從先大父游。魏公語潁公曰。陳氏子君子也。必與之好。潁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士蕭之女。生夫人而歸於陳氏。夫人慈儉勤直。苟尊矣。雖貧賤必敬。微矣。雖富貴不下言色。由是內外向之。時日祭祀。雖老不懈。然方質不然怪神。缺一字虞氏女傳一世以爲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夫人不以爲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人。至辱夫人之親。夫人不校也。其後仲父坐罪繫獄。先君取其孥。而夫人與之有恩。及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敢怨潁公娣弟趙氏婦及夫人居鄆之東阿。年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始次東阿。未及步。並於商舟。夜有

火星如丹如棗，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夫人之前。夫人晚奉釋氏。修淨土行。自疾至終。臥必西向。病不知人。誦彌陀不絕。皇祐六年。潁公奏封南安縣君。嘉祐八年公薨。加諸子進封安康郡君。先大父諱泊。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三男子。師黯光州光山令。師中河中司錄參軍。師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從母之子。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琪。皆先卒。先君之喪。高郵秦觀爲銘焉。而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於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父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江河浙之南。閩越之兩界。以日月之不餘。不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於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石之右云。

文近樸澀

羆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如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憊。而後犬更前。可殺之。獸而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如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羆之謂矣。

犬弱而捷巧於用小一語狀小人極肖

賀水部傳

賀先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仕石晉爲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巾幘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某。帝故知其仙者。夜閣勝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爲莊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釋像。直數千萬。后怪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耶。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爲幸洪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亦不罪也。沂人喬仝得惡疾且死。遇賀得藥。曰。服之可不死。然欲不止。疾當復作。仝富家子。年少。既疾愈。即娶婦。疾果復作。仝大悔。乃出其婦。去家求賀。數年乃見澄。方仝見賀時。澄在旁。故識之。澄曰。賀不得見也。仝涕泣隨澄。冀復見賀。歲餘。澄曰。賀使復與汝約。可復相見。仝叩頭如約。澄乃引仝同見之東山。使給薪水。久之疾愈。熙寧中。東坡居士爲密州。歲大旱。請雨常山。既而雨。居士御蓋以行。賀從道旁見之。以爲可授道也。欲往而疑無素。乃止行。元祐二年。仝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已而求去。曰。賀約歲首過我於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仝以詩寄之。後仝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通言於君。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知者。世言道家爲方之外。而賀猶喜與人事。豈世

之所稱目爲不足而賀之道又以反入耶不然老氏之道同於楊朱雜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强授之士之求仙自修足矣而世方區區弊精神卑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是果足以得之耶其不爲賀笑寡矣

末用冷雋之筆言外終不以賀爲然

劉道原畫像讚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爲賢。汲黯爲戇。至於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其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度量。如水之鑑。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燄勢力。排山倒海。不屈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一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猶畏黯不敢發。又爲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刺。則其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戇以其不知利

爾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利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爲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春。過巨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歎曰。昔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凜凜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爲之贊曰。

孰屈不伸。亍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前。其剛斯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如己。賢則過之。有張不弛。維利不嗜。不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維死不亡。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旣敘且銘。自足以達。况茲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丹青。益永厥聞。

嚴重中有活跳之筆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目以爲重。匄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樹

勵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爲英自勝之爲强。

此非贊孔融直借融以詆魏武

黃樓銘 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脈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某。深惟流亡。爲天下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與發戍兵。固辨應卒。外發長楗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爲大隄附城如環。以持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遏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廩。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某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對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尙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

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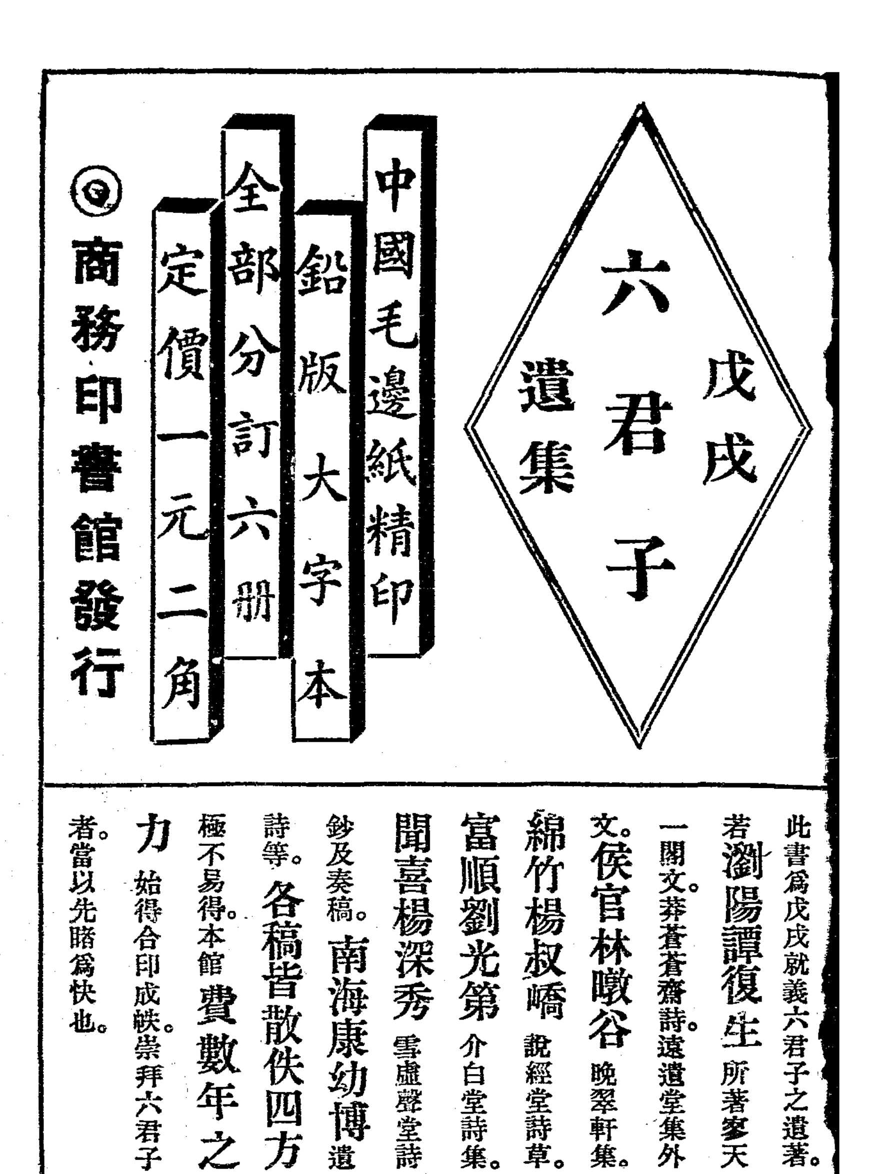
皇治惟成。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憫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鰥老困窮。安慰擁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蠶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要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敍救災之法能括其要文之光色步武皆凝重幽秀獨孤常州不能及也

宋史陳師道傳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

幸執大賢。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尙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戊戌
六君子
遺集
中國毛邊紙精印
鉛版大字本
全部分訂六冊
定價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此書爲戊戌就義六君子之遺著。若瀏陽譚復生所著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侯官林暾谷晚翠軒集。綿竹楊叔嶠說經堂詩草。富順劉光第介白堂詩集。聞喜楊深秀雪虛聲堂詩鈔及奏稿。南海康幼博遺詩等。各稿皆散佚四方極不易得。本館費數年之力始得合印成帙。崇拜六君子者。當以先睹爲快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後山文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三七九五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